

目 录

献 辞

第 员章

论世上的王国的不同种类及其获取的方法 辕员

第 圆章

世袭制君主国 辕圆

第 猿章

混合型君主国 辕原

第 源章

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为何在他死后
没有反叛其继承者 辕缘

第 缘章

怎样统治在被征服前生活在各自法律之下的国
家或城邦 辕怨

第 远章

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成为君主国的新君王 轲愿

第 苑章

借他人之力或因好运而成为君主国的新君王 轲愿

第 愿章

以邪恶之道获取君权的人们 轲愿

第 怨章

公民君主国 轲愿

第 苑章

如何衡量君主国的军力 轲愿

第 苑章

教皇国 轲愿

第 愿章

军队的类型以及雇佣军 轲愿

第 八 章

援军、混合型军和本国的军队 轲象

第 九 章

君王对于军民的责任 轲源

第 十 章

人们,尤其是君王受人褒贬的原因 轲愿

第 十 一 章

慷慨与吝啬 轲贞

第 十 二 章

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要好 轲源

第 十 三 章

君王应怎样守信 轲怨

第 十 四 章

君王应力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轲愿

第 四章

堡垒及君王们的诸多日常所为之利弊 转页

第 五章

君王怎样去赢得人们的尊敬 转页

第 六章

君王的近臣 转页

第 七章

如何摒除谄媚者 转页

第 八章

意大利的君王们何以丧国 转页

第 九章

命运的作用及如何将之主宰 转页

第 十章

从蛮族手中解救意大利 转页

献词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伟大的洛伦佐·德·梅迪奇殿下书

但凡想要博得君王宠爱的人，通常要奉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或者是最能得君王欢心的物品。因此，君王经常能收到诸如兵器、良马、锦绣、宝石以及能够与君王的伟大相匹配的一些装饰品。现在，我愿向殿下呈献本人的一片忠诚，来证明我是殿下的忠实子民。我觉得倾我所有，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乃是我对于伟人业绩的一些认识，这是我对当代事务的长期体验和对古代事迹的不懈钻研的结果。我曾经长期孜孜不倦地对这方面知识加以思考和检验，我曾用了很多的心思去推敲在这方面的观察心得，最终我将之写成这小小的一卷书，现在将它呈献给

殿下。即便浅作不足以博您垂青，但我深信，蒙殿下错爱，您会收下这部作品的，因为，除了使您能尽快了解我多年来历尽艰险所认识和领悟到的一切之外，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献给殿下了。

在我的作品中，不曾像许多善于装扮他们的作品的作者那样不惜使用铿锵的章句、夸张而瑰丽的言辞、或者俗不可耐的妩媚、画蛇添足的修饰，因为，我想得到的不仅仅是赢得人们表面的称誉而已，而更多的是想让它由于新颖的内容和宏大的主题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觉得身居卑位的人却敢于探讨和指点君王所作所为，这就如同绘制地图的人们那样，只有置身于平地才能考察山峦及高地的性质，只有高踞于山顶，才能更好地考察平原的特征，所以这不当被看作是僭妄。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应当是在上的君王，而深深地认识君王的性质的，应当是在下的人民。

所以我祈请殿下明察，收下我这份衷心献上的微薄的礼物，只要您认真地思考并耐心把它读下来，您将从中看出我殷切的期望：愿您依靠命运之神和您自身能力使您达到这伟大地位。如果殿下有朝一日，从您所处的巍巍极顶俯瞰这块卑微的下界，您就会察觉到我是怎样不幸地忍受着命运那巨大而恶毒的折磨呵！

◎ 前一次变革永远是
为下一次变革开辟道路，
促使下一次变
革的发生。

第 1 章

论世上的王国的不同种类及其获取的方法

有史以来，曾经统治人类的那些国家以及政权，如果不是君主国便是共和国。相对而言，君主国的君王若不是世代相传，那么多半就属于新生的。很久以来世袭君主国的君王，始终是源自于统治家族。而新生的君主国，要么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米兰公国那样是全新的，要么就像西班牙国王统辖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一样，是曾被世袭君主国征服的附庸，用这种方式获取的领地，或者先前就习惯于在君王统治之下生活，或者向来就是自由之邦。而其获得，若不是依靠他人的武力，就是仰仗自己的军队，要不就是因为君王的运气好或特殊才能，以致不需要动用武力，这些领土就可以落入其手中。

第 2 章

世袭制君主国

共和国的问题由于我在别处已有详论，这里就撇开不谈了，我将按照上文所安排的顺序，着重分析一下君主国，并且探讨一下如何才能统治与维持这些君主国，并使之避免变乱以保持长盛不衰。

在人们已习惯了在君王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度里维护统治，比在新的国家里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已习惯于君王家庭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制国家里，只要君王遇事顺其自然，不妄改祖制，能做到随机应变，就足以应付了。所以，这样的君王若不是被某种异乎寻常的、强大的力量篡夺了权力，那么他只要稍加谨慎，就能维持住他的地位，就算是他被篡了权，他的权力依然能够在篡权者遭的意外时，重新夺取回来。

最好的例子是意大利的费拉拉公爵，他之所以能够抵御 1510 年威尼斯人的进犯，并在 1519 年击退

了教皇朱利奥的入侵 ,主要原因是他在那块土地上已拥有根深蒂固的统治基础。世袭君王和一个新生的统治者相比得罪人民的理由和必要性都少于后者 ,只要他不是异常恶劣 ,惹人憎恨 ,自然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成为民心所向的君主 ,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 ,由于国家的古老与统治的长久 ,关于变革的记忆与变革的原因都已被湮没 ,因为前一次变革永远是为下一次变革开辟道路 ,促使下一次变革的发生。

◎ 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身的处境 ,才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想要更换他们的统治者 ,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 3 章

混合型君主国

可以想像将会有无数的困难摆在新生的君主国的面前。并且应当明确，这种君主国仅仅是部分地更新，并不是全新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整体上将它称为混合型国家。在所有新生君主国里发生的意外主要源自于一个固有的难题，而这个难题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身的处境，才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想要更换他们的统治者，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后来经验表明，常常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处境比过去更加恶劣，而这种局面是由另一种内在的通常也是必然的情况所导致的，即出于征服的需要，新君王所带的军队常常会侵害他的新臣民，常常给他们施以新的压制，从而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臣民。

因此当统治了一个君主国之后，所有曾经被你压制的民众将全都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且你不能按

照请你进来的朋友们的期望给予他们满足，同时由于你欠了他们的人情，又无法用强硬手段对付他们。因为这样你也无法留住那些把你请来的人们。而且一个新君王在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后，不论在武力上是如何地强大，都需要力求获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所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而丢失米兰亦甚速，正是以上的原因所致。并且仅仅动用洛多维克的军队就可以收复米兰把路易十二世撵走，因为先前曾为这位新君王打开过城门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路易的胡作非为，很快他们就察觉到自己的希望趋于幻灭，自己曾经预期的好处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

叛乱给新的统治者提供了良机，如果他能将叛乱地区再一次地征服，那么他就再也不会轻易地失去他的领地。这是由于他能够毫无顾虑地清查可疑分子，惩办犯人，而且还可以在比较薄弱的地方增强戒备。因此，在第一次，只要洛多维克公爵在边境上揭竿而起，就能让法国国王失掉米兰，但是要打算再一次把法国国王从米兰赶出去，我想只能让全世界去反对他才行，而且只有当法国军队被击败并驱逐出意大利之后，法国国王才会丧失了米兰。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无论如何，法国国王总是先后两次都失掉了米兰。

我们先前已经分析过了法国国王第一次丢失米兰的原因，这里要分析一下第二次丧失的原因，看看他能否想出法子保住米兰，以及任何一个处在他的

◎ 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身的处境，才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想要更换他们的统治者，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位置上的人能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巩固已取得的成果。那些曾经被他征服吞并的国家,有的是使用同一语言、属于同一地区的,有的则不是这样,如果是在同一地区,并且那些国家的人们不知道何为自由生活的话,那么统治这些国家是再容易不过了,征服者只需将昔日君王的血统彻底消灭,就能安如磐石地统治了,至于别的方面,只要维持它们曾经的习俗,尊重它们过去的传统,人们通常就会继续安定地活着。这就是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见的情形,如今它们早就归属了法兰西,虽然语言有所不同,但习俗没什么两样,所以很容易在一起和睦相处。如果统治者征服了另外的国家后,想要保持稳固的统治,那就应当在两个方面提高警惕:首先是要将旧的统治家族彻底灭绝,其次是不要轻易将他们的法律,还有税赋进行改变。这样就能保证他们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同被征服的国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单一的国家。

要是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同征服国有着不同的风俗、语言和制度,那就比较麻烦,征服者必须得有很好的运气以及非常高超的统治技巧才行。征服者亲自驻扎在那些被征服的地方,这将是最好和最有力的法子,这种方法将会使他的领土保持得更稳,保持得更久。当年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如果土耳其国王没有亲自到希腊去,那么不论他用尽什么方法都很难稳固地统治那个国家。另外若是

想明察秋毫，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只能驻在当地，要不然，等发生严重事态后，出乱子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时，事情早已无法挽救了。而且有君王在，那么这块土地就可以不为你手下的官吏所劫掠，你的臣民也会因为能够直接受到君王的保护而心满意足。那些愿意效忠的人们将会更加爱戴你，图谋不轨的人就会对你感到害怕，而对这个国家怀有野心的人也会因君王之驻足而踌躇不前。总之，只要君王驻在被征服的国家，那么他就可能统治得很牢固。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向被征服的国家殖民，这样就需要选择一两个关键的地点，建立殖民地。不然就要派遣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君王应当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办法。相对而言君王为建立殖民地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几乎不需要什么耗费，甚至都用不着支出什么，就可以在那里殖民驻屯。这样受到他所损害的，仅仅是被征服国那些为了供给殖民者失去了田舍的人们，而这些人在那里无足轻重，并且蒙受此种损害的原居民为数不多，再加上被四处驱散，都忙于生存，根本不会危害到君王。其余的居民，一方面因为不曾遭到什么损害而易于安抚，另一方面则由于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剥夺，根本就不敢有所举动。总而言之，建立这样的殖民地根本用不着多少钱，而且要比派驻军队更少惹事生非，更加忠诚。对于当地居民的损害也比较少，既使那些被损害的人，因长期的穷困潦倒加上流离失所，使他们没有什么

◎ 在警惕那些同样强大的外国人的意外侵犯的同时，还要设法将较强的邻国削弱，从而使自己成为各个较弱邻邦的领袖与保护人。

能力危害统治者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如果人们不接受安抚,那么就应当将他们彻底地消灭掉。因为人们如果只受到轻度的损伤,他们就有能力去报复,而受到沉重打击,他们就没有力量进行报复了。所以,如果要想打击他们,就一定要将他们置于无需担心他们会报复的境地。

君王如果向被征服的地区驻屯军队,而不是向那里殖民,那么为了维持驻军,就会把在那个国家所有的收入全都消耗,这样的花费过大,实在是得不偿失。并且由于频繁地调动军队,士兵们就可能乘机为非作歹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因此会将人们激怒,从而使得人人都与君王为敌。他们都还在自己的家乡,虽然战败了受到了压迫,但是依然还是很有力量和危害性的敌人。所以,从各方面看,殖民是最有利的,而用军队控制那个地方则没有多大好处。

如果君王所征服的地区在语言、习俗和制度等方面和他原先的国家不同,那么他就应当把心思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警惕那些同样强大的外国人的意外侵犯的同时,还要设法将较强的邻国削弱,从而使自己成为各个较弱邻邦的领袖与保护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些弱小国家或者由于野心、或者出于恐惧而对保护者感到不满时,就会引来一个强大的外国来干涉,就像很久以前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进了希腊的,并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

何地方都是由当地的人给引入的一样。事情通常会是这样的：当强大的外国军队一旦侵入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出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他们马上就会依附这些外国人。因此入侵者想要笼络这些弱小势力用不着费力，只要尊重一下他们就能做到，因为他们都很情愿同已经征服他的国家融合起来。需要留心的是别让他们发展太快，或是取得很大的权威，这样在他们的协助下，凭着自己的力量，就很容易让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从而将该地区主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新的统治者要是措置不妥，他很快就会丧失已经赢得的一切，就算他还占领着那里，也会觉得有无数困难和烦恼存在。

在这方面罗马人做得很好，他们每征服一个地区，就会派遣殖民，安抚弱小势力，但又不让他们发展过大，同时镇压强硬的势力，不给强大的外国势力留下可乘之机，发生在希腊的事情就足以为例了：罗马人与埃托利亚人修好，从而挫败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走了，但也不曾让阿凯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发展壮大；同时，不管菲利普如何地苦苦哀求，也未能诱使罗马人放弃对他的镇压，罗马人最终打倒了他；他们不给安蒂奥克斯留下一点地盘，虽然他还有势力。

在这些方面，罗马人不仅考虑得很细而且还很长远，他们在未雨绸缪方面可算是用了不少的心思。

◎ 必须竭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情形都作好准备，所谓深谋远虑，才能做到防微杜渐。

他们的所有作为正是明智的君王所应该做的。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情形都作好准备,所谓深谋远虑,才能做到防微杜渐。不然一旦养痍成患,就无可救药了。这正如医生们对消耗热病患者所做的叮嘱是一样的。他们说,此病初期,易治疗而难诊断,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不好诊断并治疗的疾病,就会转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治理国家亦是这样。只有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小心谨慎的君王才能做到),才能够及时将之消除;若是疏于觉察,以致发展到人皆能见的程度,那时恐怕就无药可救了。因此,罗马人不惜发动战争来阻止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他们总能尽早发觉麻烦所在,他们懂得战争肯定是不可避免,如果拖延时日只会失去先机。因此,他们抢先到希腊去攻打菲利浦和安蒂奥修斯,以避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同他们交手。虽然那时罗马人完全可以不发动这两场战争,但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也不会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整天念叨的那样:“享受时间的恩惠。”的确,时间在推着一切事物向前走时,既会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坏处,也会在带来坏处的时候带来好处。

如今我们再来看看那位法国的君王,看看他在以上的几个方面的表现如何。这里我不想谈查尔斯八世,而只想谈谈路易十二,因为他在意大利统治了

很久，他的行为更有助于将问题说明白，我想很快你就会知道，他应当表现出来的行动，与他为了维护在一个与本国迥然不同的地方的统治而实际采取的行为，简直是南辕北辙。路易国王是被有野心的威尼斯人引进了意大利，因为威尼斯人想要在他的干涉下控制半个伦巴第。我在这里不想去责难法国国王所做出的这一决定，因为他打算在意大利寻找一个立足点，但是在这儿他没什么盟友，因为查理国王过去实行的政策让路易十二世尝尽了闭门羹的滋味，于是他只能接受所能够得到的盟友。要是他没有任何的措置失当，那他的这个想法是完全有可能如愿以偿。由于征服了伦巴第，他很快就恢复了查理国王所丧失的名誉：热那亚表示臣服了；佛罗伦萨人和他成了朋友；曼托瓦侯爵、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富尔利夫人、以及法恩扎、佩扎罗、里米尼、卡梅里诺、皮昂比诺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比萨人、锡耶纳人，全都赶来逢迎他，希望能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地步，威尼斯人才能够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如此地愚蠢。让这位法国国王，轻易成为意大利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的统治者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夺取伦巴第的两个城镇。

由此可见，法国国王只要能按照上述的规则去行事，给他的朋友们以安全和保护，并善待他们，那么他在意大利维持自己的统治，是不会遇上什么阻碍的，他们一个个都既弱小又胆怯，虽然为数众多，

◎ 只有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才能够及时将之消除；若是疏于觉察，以致发展到人皆能见的程度，那时恐怕就无药可救了。